

谭竹◎著

战争殇

Z H A N S H A N G

一曲中华民族的抗日悲歌
一部草根百姓的战时苦难志

像一株石缝里的小草
顽强地活着，活着
一直活到胜利的那一天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出版基金资助

战殇

Z H A N S H A N G

谭竹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殇 / 谭竹 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229-06671-0

I. ①战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4689 号

战 殇

ZHAN SHANG

谭 竹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黄 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248 千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671-0

定价: 29.5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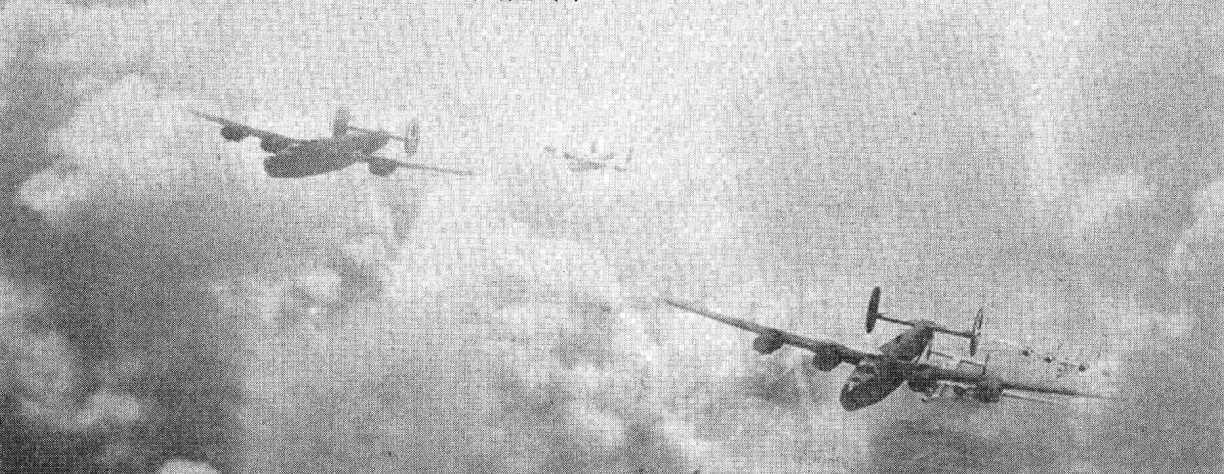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离家 / 1 | 十一、再死一次 / 86 | 二十一、放汤澡 / 191 |
| 二、逃难 / 6 | 十二、招魂 / 105 | 二十二、震 / 203 |
| 三、朝天门 / 22 | 十三、艰难为生 / 114 | 二十三、大隧道惨案 / 212 |
| 四、周家大院 / 28 | 十四、跑警报 / 123 | 二十四、黑石子 / 229 |
| 五、十八梯 / 34 | 十五、噩耗 / 136 | 二十五、疲劳轰炸 / 238 |
| 六、投笔从戎 / 41 | 十六、提亲 / 147 | 二十六、一块弹片 / 246 |
| 七、下江人 / 50 | 十七、过年 / 157 | 二十七、精神堡垒 / 253 |
| 八、宜昌转运 / 56 | 十八、受伤 / 164 | 二十八、永做自由人 / 261 |
| 九、大轰炸 / 64 | 十九、当灵拜堂 / 172 | |
| 十、血火浴城 / 76 | 二十、陪都 / 184 | |



一、离家

萧瑟的冬日，阴了一整天，到傍晚却有了一点淡淡的暖阳。刘祖荣站在自家院子里，望着墙上干枯的爬山虎藤发呆。

院子里有棵掉光叶子的梨树，光秃秃的枝丫像无助的手伸向天空，毫无生气的枝干让人以为它是一棵枯树。它沧桑憔悴的样子，正如身边站立着的主人。

夕阳暗淡朦胧的昏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惆怅，笼罩着这座已经传了三代人的老屋，把一切变得陈旧，仿佛过往的岁月在一刹那褪色，变得不真实了。阳光似乎只是要在这最后一天给人留下一点好印象，让人可以再看一眼故乡，匆匆露了一下脸，就马上一点点沉下去，淡下去。刘祖荣感到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，和这阳光一起，一点点往下沉，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就要扑面而来。

“你在这里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看看你妈，她又吵着不肯走了！”

一个尖厉的声音把刘祖荣从恍惚中惊醒，扭头一看，老婆杨素华正冲着自己嚷，有些不耐烦。她围着白布围裙，正在做路上要吃的烙饼，一手的面粉，连头发上都黏上了，好像一下子白了头，苍老了许多。

自从刘祖荣决定离开南京，母亲就极不情愿，不肯离开老宅，离开家乡，前几天好不容易哄着她才收拾了行李，明天就要走了，想不到这节骨眼

上又来反悔。

刘祖荣皱起眉头，匆匆来到母亲赵老太太房里，只见母亲坐在一堆行李当中不停抹眼泪。这些日子她老是哭哭啼啼的，把眼睛都哭肿了，原本视力就不太好了，现在更是越来越模糊了。

“妈，您怎么又想不开了呢？不是我非要逼您走，您看国民政府都迁到重庆了，到时候日本鬼子打来，谁管您呀！”

“政府真的去重庆了，丢下我们不管了？”

“嗨，这么大的事我能骗您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当然是真的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都在11月26日抵达重庆了。您要不信，我找报纸给您念念。”刘祖荣说完高声叫道：“淑贞！你来一下！”

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掀开门帘，问道：“哥，有什么事？”她身穿蓝色棉袄，梳着双辫，一双眼睛乌溜溜的，十分灵动。

“去我房里把桌上的报纸拿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一会儿刘淑贞拿来报纸，刘祖荣念道：“民国26年11月20日，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：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，统筹全局，长期抗战起见，本日移驻重庆。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，从事更持久之战斗……妈，这您总该信了吧！”

赵老太太听了有点犯愣，但随即又哭起来：“他们要走他们走，你们要走你们走，总之我就是不想走！人家说落叶归根，我都六十多了，死也要死在故乡啊！”

“要离开南京我也很难过，故土难离嘛，但是现在上海沦陷，日本兵对平民百姓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很快就要攻到南京来，到时候别说继续做生意了，恐怕命都难保，实在是没法子才只好走啊。”

“我一个小脚老太婆，眼睛又不好，看也看不见，走也走不快，路上只会拖累你们的。”

“妈，我听说日本兵下至儿童，上至老太婆都不放过，先奸后杀，我怎么能留您在这里受辱呢！”

这话把赵老太太吓着了：“是吗？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放过？那……那到了重庆，日本鬼子就不会打来了吗？”

“政府都搬去重庆了，会有军队保护的呀，何况重庆尽是山路，日本鬼子不容易打得进来的。您别再犹豫了！”刘祖荣看了看一地的行李，箱子包裹好几个，而且，里面竟然有口大镬锅！他忍不住说：“这不是搬家，这是逃难！您不能带这么多行李，晚上赶紧再清理一下，首先这口镬锅就不能要，这么大一个，带它干什么？”

赵老太太又哭起来：“难道这些东西就白白丢掉了？到了重庆难道不过日子，不做饭了？”

刘祖荣有些不耐烦了，提高声音道：“这祖上几代人的积蓄修建的房产都只能抛下不管了，这些东西又有什么丢不下的！日子是要过，有些东西带不走就只好到了那边再重新添置！”

一只小手拉着刘祖荣的衣角摇了摇，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说道：“舅舅，你不要这么凶啦，外婆都哭了。”

刘祖荣低头看见五岁的侄女果果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，她留着童花头，胖胖的脸颊苹果般可爱。但此时刘祖荣心烦得很，一扬手说：“去去去，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！”

果果扑进赵老太太的怀里，用小手擦去她的眼泪说：“外婆不哭，再哭果果也要哭啦！”

赵老太太紧紧地搂住她，望着屋子里一地的行李，眼泪仍然哗哗地流下来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大家都早早起来了，围在那张大桌子前吃早饭——在故乡的最后一顿饭。果果一看，和往常不同，今天的早饭不是粥和馒头、咸菜，是白米干饭，还有炒菜，有荤有素。正想欢呼一声，看大人们沉重的脸色，又生生吞了回去。她不知道，这是大人们怕没吃饱路上没力气，也是因为不知道下一顿热饭，能在哪里吃到。

大家都不说话，默默吃着。杨素华不停给儿子阿祥夹菜，这孩子正是吃长饭的时候，看到这么多菜，很开心地大吃着。果果把菜掉在了衣服上，刘

淑贞赶紧给她擦去。赵老太太却没胃口，用手一遍遍抚摸着那张紫檀木的桌子，好像那是她亲闺女，恋恋不舍地爱抚着它。

临出门，阿祥对果果说：“我还是想把阿黄带上！”

果果说：“舅舅会不会生气？”

“我不管，我就要带上！”

杨素华听见了，过来哄着他，“爸爸不是跟你说了不能带猫吗？咱们都说好了的呀！”

阿祥说：“可是我们走了没人喂阿黄它会饿死的！”

“不会的，它可以捉老鼠吃。”

“那它就成了野猫了，别人会欺负它的，而且我们再回来它就不认得我们了！”

“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！人都顾不上还顾得上猫？”刘祖荣骂道：“你别给我装怪了，再不听话把你也丢在这里，你就和猫一起过吧！”

被刘祖荣一吼，阿祥哭了起来，正乱成一片，果果又抱着个马头摇椅过来说：“舅舅，我想把这个带走。”

那是一个木头做的摇椅，雕着生动的马头，马头边有两个手柄可以握，还有一根枯枝做的马尾。因为经常坐，马身子已经被磨得十分光滑。它是果果最心爱的玩具，也是爸爸张渝生为她做的唯一的玩具。

杨素华蹲下身子，尽量放柔语气说：“果果，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这个摇椅太大太重了，不能带走。”

果果天真地说：“没关系啊，我自己抱着它，走累了我还可以坐它嘛！”

“你抱一会儿就会累了，就算你不拿东西，也走不了多远，还得我们来背你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会使劲走的。这是爸爸给我做的，我想带上……”

刘祖荣听到这话，忽地站起身来，骂道：“不提那家伙还好，提起来就一肚子气！他心里有你吗？自从你妈生你时过世，他就丢下你回了重庆，再也没回来看过你！”

果果嘴一撇哭了，刘淑贞急忙过来抱她，说道：“哥，你别这样，看把

孩子吓的。”

“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张渝生把闺女丢给我们，自己回重庆去又娶了老婆，不知多快活，哪还记得我们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赵老太太接嘴道，“当年果果妈难产死了，你迁怒到他身上，说了许多难听的话，他才走的。”

“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果果？”

“是你容不下他，他不想见你。他每月都寄钱回来给果果，没有不管这孩子。这次我们去重庆，去信让他帮忙找房子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”

刘祖荣恨恨地说：“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，我才不去求他！”

杨素华说：“好啦好啦，这时候来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做什么，赶紧走吧！”

马头摇椅自然是不能带了，果果不敢再说什么，眼泪汪汪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心爱的东西，算是跟它告了别。其实并不是对这个根本就没印象的爸爸有多深的感情，才想带上这个摇椅，而是因为这是他留给她的唯一的東西，代表着她是有爸爸的。平时如果小朋友要欺负她，说她没爸爸，她就会指着这个摇椅说，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，我有爸爸！何况在她寂寞的童年里，这个摇椅也带来了许多快乐。

阿祥也回过头，望了一眼蹲在院子里的猫，叫了一声：“阿黄，再见了！”

这只猫是他从小就喂起的，跟他最亲了，晚上还经常抱着它睡呢。此时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遗弃的命运，在阿祥唤它时，照例应了一声：“喵。”

一家人出了院门，杨素华仔细地锁好门，小心地把钥匙收好，好像只是平常的一次出门，马上就要回来似的。赵老太太喃喃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，一起离开，以后要一起回来……”一家人站在门口，再望了望这老屋，好像要把它的样子，深深地刻进心里……谁也不知这一去，何年何月才能回来，也不知道到那时候，这老屋是否还能无恙。

二、逃难

果果不明白，为什么说的是坐车坐船去重庆，却要她天天在路上走，她走得脚都起泡了。她去问刘淑贞：“小姨，为什么我们要走路去重庆呢？”

刘淑贞说：“因为人太多了，大家都要去重庆，车和船都装不下了。”

“为什么别人叫我们难民？”

“因为我们是在逃难呀。”

“什么叫逃难？”

刘淑贞正在想怎么回答，被刘祖荣喝一声：“有那力气好好走路，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”

果果不说话了，努力地跟着人们走着。她看见人们在路上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走着，像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，缓缓地向前移动。他们和自己一样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有些拖儿带女，有些带着破烂的行李。

除了大人，路上还有流浪的儿童，乱蓬蓬的头发上粘着稻草或树叶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脏得分辨不出颜色，叫花子一样。手上拿着跟果果一样的洋瓷碗，也没有什么行李，有的就只有一个碗，有的斜挎着一个书包，看起来瘪瘪的也没有装什么东西。这些孩子一边走，一边乞讨，也不知本来就是孤儿，还是在路途中和父母失散，或是父母死去成为孤儿的。

还有很多逃亡的学生，男的穿中山装，女的穿白色短褂学生服和裙子。

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：“同胞们，向前走，别回头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，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。”

走着走着，不时有人一头栽倒在地，再也不能起来。有些人被草草掩埋，连个破席也没有，刨个浅坑就埋掉；有些人就那样躺在那里，任风吹雨打，腐烂发臭，也没有人理睬。

果果跟在一个高个子的人后面走着，那人很瘦，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衫，那衣服好像不是穿在人身上，而是晾晒在衣架子上似的，果果觉得面前有一块布在晃着，自己不是跟着一个人而是跟着一块布在走。那人摇摇晃晃地走得越来越慢，后来就停住了，果果超过了他，回头望了他一眼，心想这人怎么不走了呢？谁知这一看不打紧，只见他眼睛一翻，直挺挺地朝前扑下去，正好是一段山路，有很多石头，那人的下巴磕在坚硬的岩石上，几颗牙齿一下子就断了，不知是不是还咬着了自己的舌头，嘴里一下子涌出血来。果果尖叫一声，转身躲到刘淑贞身后，哭了起来。

阿祥毕竟大几岁，虽然也害怕，还是忍不住看了几眼，向刘祖荣问道：“爸爸，那人怎么了？”

刘祖荣说：“他饿死了，或者是生病了。”

果果大哭不止，哭得刘祖荣心烦，喝道：“你就会哭，动不动就哭！走又走不动，吃又吃得多，还吵死人了，再哭把你卖掉！”

果果吓着了，强忍着止住哭声，却止不住抽噎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她本来平时就很怕舅舅，这乱糟糟的逃难路上，舅舅脾气更坏，就更让她害怕了。她想，如果真的不要她了，把她卖了，那她该怎么办呢？

还好有外婆撑腰，赵老太太对刘祖荣说道：“你有气别往小孩子身上撒，她才八岁，能走多快？要嫌你嫌我好了，我小脚走不动，你不如把我也丢下算了！”

“妈，您添什么乱，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吓唬吓唬她，又不是当真的！”

“你有这个念头，才会这么说，这孩子从小可怜，没爹娘疼，你不许欺负她。”

后来果果看见路边的死人，就再也不敢哭了，哪怕有次看到一条蛆从那

人已经腐烂的眼睛里爬出来。有些人死在路边，还光着上身，不知衣服被谁扒走了。他们都是一个样子，有着枯瘦如柴的身体，胸前的肋骨一根根都数得清，刚死去就和骷髅架子没什么区别。还有些死去的小孩子，也被抛弃在路边，小小的身体蜷缩着，显得那么的凄凉无助。

这些可怕的场景深深地留在了果果的脑海里，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不大惊小怪，不表现出恐惧，不哭闹，只为了在这滔滔的人流里，在这茫茫的世间，不被她的亲人所抛弃。

走在没有城镇的荒郊野岭，夜晚只能露宿，打开行李取出被子，裹在身上，一家人挤在一块儿取暖。黎明的露水往往把被子打湿，还来不及在初升的阳光中晾干，就要起程赶路了，那被子总是散发着濡湿阴冷的霉味，仿佛那些倒在路上的人们的阴魂与气味，如影随形，整夜不散。

有时候为了躲飞机轰炸，白天不敢走，晚上来赶路，没有月光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果果迷迷糊糊地拉着大人的衣角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咚的一声倒在地上。她迷迷糊糊地走着，觉得自己走在—个漆黑的、寒冷的、湿漉漉的噩梦里。

走走停停，在一个破庙里，停下来休整了几天。赵老太太说她的小脚走得骨头都要断了，果果的脚底也打起了血泡，大人走得快，她跟不上，经常摔跤，手肘、腿、膝盖都摔破了，身上到处都是伤。庙里还挤了不少难民，男男女女的都住在一起，找个空当铺上被褥就算是个铺位。

破庙虽然能挡风遮雨，可是没有吃的，有时候一天两餐饭都吃不上，只能吃—餐。果果不敢嚷饿，怕舅舅又说—要卖掉自己，悄悄跟刘淑贞说：“小姨，我饿！”刘淑贞就偷偷塞—颗带的水果糖给她。果果把糖在嘴里含—会儿，又吐出来，用糖纸包上，过—会儿再拿出来含着。—块糖她可以这样含—天，—天都乖乖的不吵闹。

阿祥发现果果在偷偷吃糖，对她说：“你把糖吐出来给我舔—下嘛，就—下。”

果果有点犹豫，阿祥见她—不情愿，威胁道：“你要不肯，我告诉爸爸去！”

果果最怕刘祖荣，只好把糖吐出来，小心地递给阿祥。阿祥把糖飞快地放进嘴里，转身就跑掉了。果果想哭，又觉得哭除了会招来责骂，啥用也没有，又拼命忍住。

晚上刘祖荣回来说，打听了一下，还是要沿着公路走，遇到有去武汉的车可以搭一下车，光靠两条腿走，还没走到，人就累趴下了。到了武汉，那里到重庆的船就多了，就可以转船到重庆了。

他又专门对果果说：“明天我们天不亮就要走，我就喊一声起床，如果我喊了一声你还没有起来，我就不要你了，你就自己留在这个地方吧！”

果果急忙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不会赖床的，我会早早起来的！”

一晚上果果睡得都很不踏实，胆战心惊的，生怕睡过头他们都走了，不要她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刘祖荣果然只喊了一声，果果就马上起来了，乖乖地把自己的搪瓷碗背在身上。碗的边沿上有个洞，穿了个绳子可以背，那是她的饭碗，另外还有一顶草帽也背在身上。

冬天天亮得晚，走到公路上，天色还黑得跟夜晚似的，但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路上走了。他们沿着路边梦游似的走着，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，静静地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，看起来像一群无声无息的游魂。

突然，路上出现一辆车，人们像突然打了强心针，从懒洋洋变为精神亢奋，马上冲上前去拦住车，后面的人抢着往车上爬，不管那是辆运什么的货车，甚至不问司机同不同意就强行爬上车。货装得很高，用油布封起来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爬，坐在高高的货堆上，看起来好吓人。

刘祖荣招呼家人：“快跑，我们也上去！”

一家人拖泥带水的，刘祖荣把阿祥举上去了，回头一看其他人却没能上来，货车司机很不耐烦，一看车前没人挡路了，就发动车子，也不管后面这些人坐好没，一家人是否上齐了，马上就发动车子开走了。刘祖荣急了，赶紧又叫：“麻烦让让，我要下车去！”

他跳下车，这时候车越开越快了，阿祥犹豫着不敢往下跳。刘祖荣急

了，拼命追着车喊：“快跳下来，爸爸接着你！”阿祥鼓起勇气一跳，扑到他身上，带得他也倒在地上，还好没受伤。

赵老太太赶到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挤不上去就算了，咱们一家人要在一起，别走散了。”

公路上又出现了几辆运煤的货车，有人说这车是去武汉的，大家听了纷纷抢着去挡车爬车。刘祖荣也赶紧说：“快，这次争取都上去！”招呼家人爬上去，果果和阿祥是小孩子，举着就上去了，刘淑贞和杨素华自己能爬，就是赵老太太费了不少劲才弄上车。

车厢里的煤是散装的，大家也顾不得脏，直接坐在煤堆里。车是敞着的，没有篷，冷风呼呼地刮在脸上，真像是刀割一样。但是车每开出一里，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省下多少徒步的时间和劳累，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了。

不知开了多久，司机停下车去地里解手，刘祖荣看那块地里种着萝卜，说道：“我去摘几个萝卜来。”

赵老太太说：“地是有主的，别被人发现了。”

“发现了就给钱买好了。”

“就怕人家找你要高价。”

“这么大块地，也没见个人影，就算发现了，一会儿司机回来把车开走了，他也追不上。”其他几个难民也附和着说，他们也饿得心慌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

“哥，我也去吧。”刘淑贞说。

刘祖荣和刘淑贞跳下车去，急忙跑进地里，也不知哪个长好了哪个还是生的，只管挑着叶子比较茂盛的拔，拔出来用衣服兜着，又去拔另一个。

正拔得起劲，突然发现货车开动了，刘祖荣叫一声糟了！赶紧向车跑去。果果见小姨没上来，急得哭起来，阿祥也大声地叫着爸爸，赵老太太急火攻心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竟然晕倒在煤堆里。

杨素华不知如何是好，一会儿扑到车头拍打着车顶叫停车，一会儿又赶紧过去给赵老太太掐人中。同车的人眼看这家人就要失散，也急忙去拍打车

顶，叫司机停车。

还好司机开了一段之后终于听到呼喊声，把车停了下来。刘祖荣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车面前，怀里的萝卜掉了一路也顾不得捡了。

司机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这是货车，又不是客车，想下就下，想上就上呀？”

刘祖荣陪着笑说：“有劳师傅了，这不是没办法嘛，日本人打来了只好逃啊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才搭您的车……请问，到武汉还得开多久？”

“武汉？谁说是要去武汉的？”司机一脸诧异。

刘祖荣更吃惊：“啊，这车不是去武汉的，那是去哪儿？”

“这车是去杭州的，你们也是，不搞清楚就乱爬车。”

刘祖荣叫苦不迭：“本想到武汉再转船去重庆，现在可怎么办？”

“到了杭州再转火车去武汉就是了！”司机说着又回到驾驶室，发动了车。

赵老太太在众人又掐又拍中醒了过来，见儿子闺女没事，这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
刘淑贞把萝卜在衣服上擦擦泥，拿给果果吃，那萝卜还没太熟，有点青色，咬一口只觉得满嘴辛辣，果果吃了一口吐出来，哭道：“好辣，我不要吃生萝卜啦！”

刘祖荣为坐错车很沮丧，看果果不肯吃萝卜，骂道：“哭哭哭，除了吃你就会哭！有得吃还挑嘴，饿死你就得了！”

赵老太太说：“好端端的又骂她干什么，这生萝卜是不好吃。”

“为这几个萝卜，我差点没赶上车，她还不识好歹！”刘祖荣恨恨地说。

“算了，我知道坐错车你心烦，咱们一家总算还在一起，没失散就不错了。何况杭州才有火车到武汉，咱们这一趟也不算太冤枉，你别气了。”杨素华劝道。

是啊，目前也只好先到杭州再说了。刘祖荣觉得匪夷所思的，自己是要去重庆，可是现在竟然是在往杭州奔，这一路真是阴差阳错的，不知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那个在天边似的重庆。

刘淑贞没来过杭州，看着街上乱纷纷逃难的人们，说道：“都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怎么杭州也这么乱啊？”

杨素华说：“兵荒马乱的，哪里不乱呀，日军就要打来了，杭州的居民也要逃呀，我看火车只怕也不好坐上。”

果果没觉得杭州和南京有什么不同，她只觉得人怎么这么多，好像人们都不在家里待着了，都涌到街上来了。在火车站，逃难的人们挤满了候车室，连站台上、铁轨边都是人，很多人也不知道该上哪个车，看人群涌去就跟着跑。铁轨上停着一些火车，大家都从火车肚子底下钻过去，也不知道那列车只是停在那里不动的，还是会突然开动起来，如果正好开了，那就没命了。

钻过火车，来到一列破破烂烂的火车前，这车上不仅挤满了难民，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伤兵，甚至连车厢顶上都坐满了人。赵老太太说：“祖荣啊，你这次可要看好了，是不是到武汉的，别又坐错车了，别弄得咱们要到重庆去，却越走越离重庆越远了。”

刘祖荣说：“妈，您放心，这次不会错了！”

果果还是第一次看见火车，感到很惊奇，高高的车厢对她来说是高不可攀的，她努力仰起头望着它，觉得它是一个喘息着、喷着白气的怪兽，随时都要咆哮一声，丢下人们飞腾而去。

车门口堆满了人，刘祖荣好不容易把赵老太太塞了进去，看从门口进实在是费力，就把阿祥从车窗塞了进去，让先进去的杨素华接着。每个车窗都爬满了人，好像一群蚂蚁围在骨头旁，不时有人爬一半掉下来，又努力地站起来又爬。进去的人又急着拉同伴，或是叫下面的人递行李进来，乱成一片。要抢到一个有点空隙的窗口也是很不容易的，要不然就要把别人扒拉下去，自己拼命往里挤，因此在好些窗口人们又打起架来。

果果挤在一堆人里，满眼都是大人的腿，一直牵着自己的小姨也不见了，人群压得她几乎窒息，她大声地喊着小姨、外婆、舅舅、舅妈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喧哗中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听到。

惊恐中，突然一只手把她拎了起来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往车窗送去。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被塞进了车厢，舅妈、外婆，表哥都在，心里顿时一宽。

接着小姨也被塞了进来，只是头绳被扯掉了，头发散开了来，显得很狼狈。

火车长鸣一声，缓缓开动，刘祖荣还没能上来，他跟着车跑了几步，死死抓住车窗的边沿。车窗上还吊着好些人，随着车速的加快，一些人支持不住，掉了下去。杨素华和刘淑贞一起使劲，好不容易才把刘祖荣从车窗外拉进去。他衣服上的扣子都被刮掉了，衣服敞开了来。

虽然大家都狼狈不堪，一家人总算都上了车，赵老太太双手合十，喃喃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！”

车厢里的人们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车厢顶上有一个个透明的窟窿，连地板上也有着大洞，听说是日本飞机扔炸弹给炸的。火车就这么烂着继续开，也顾不上修补。刘祖荣觉得自己要被挤爆了，说：“我到上面去坐着，你们就在下面吧，风太冷了。”

阿祥一听，也吵着要上去，杨素华不放心，也跟着上去了。果果也想去，刘淑贞说：“不要去，上面好大的风，坐不稳会摔下火车的。”

“阿祥都上去了！”果果不高兴了，于是也只好放她上去。她待在车顶上，虽然风吹着好冷，但看着周围快速移动的景色，自己好像在飞，觉得好新奇。

火车走走停停，一停站就有人爬上来，好在是冬天，如果是夏天，挤这么多人恐怕都被闷死。有时候听说有日机要来丢炸弹，火车白天就不敢开，等到了晚上才开。车厢顶上的洞，一下雨就漏雨进来，车厢地板上的洞就更可怕了，小洞也罢了，最多不小心陷进一只脚去，大些的洞可以漏下人去，大家都拼命地往洞边上挤。

果果却觉得有洞很好，可以解手。火车上的厕所里都挤满了人，厕所基本上形同虚设，又不可能下车去找厕所，一下去只怕上不来了。所以大家就在洞口边就地解决，男人好办，女人也可以用块布围一围，大家自觉地往里让让。

一路上别说没什么吃的，水也没喝的，遇到停车的时候，就拿个水壶下车去江边提一壶水。那水很混浊，土黄的颜色，果果开始不肯喝，后来实在是渴得受不了，也还是喝了，竟然也没生病，好像知道生不得病似的，身体